

莫言获奖与教育遐想

王洪才

一、莫言获奖令教育振奋还是尴尬？

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让许多中国人感到非常振奋，因为中国本土终于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人多年来就一直有一个诺贝尔情结，认为泱泱大国而无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乃是中国人的一种耻辱，当然更是教育的耻辱，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教育的失职。这也是为什么当“钱学森之问”提出后，教育内部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危机，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培养创新人才的支持力度，即要使教育为国人争口气。所以，当莫言获得诺贝尔大奖的消息得到确证后，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诺贝尔大奖情结终于得到释放了。尽管这只是一个文学奖，还不是一个科学大奖，但已经能够慰藉一下国人对诺贝尔奖慕而不得的心情了，毕竟文学也代表了某一方面的学术，尽管人们对于文学的评价有非常多的尺度，但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相当大的代表性的。

但当人们追述莫言的教育履历时，并不能让国人对中国教育产生多大的振奋，因为莫言的教育经历似乎不能证明中国教育成功，相反倒是印证了其失败，因为莫言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或者说，他取得的成就主要是靠自学的。如果说一定要说他的成功是教育的结果的话，那么就只能说受到的是社会教育，或者说社会启蒙教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学历不高是他的幸运，这显然是对中国教育一个无情的批判。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是人生攀升的阶梯，然而莫言的经历似乎是对中国教育的效果提供了反例，这对于中国教育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尽管莫言的案例是对中国教育成效的巨大打击，但这个打击并不是致命的。为什么？因为很少有人会因为莫言的论调而忽视教育或拒绝教育，教育也仍然是绝大多数人流动的阶梯。可以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离开教育，一切几乎成为不可能。

这似乎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命题：教育既是有用的又是无用的。

二、教育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

在今天社会，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教育是有用的，因为它确实具有许多功利的价值。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教育，那就很难享受到人类文明的成果，更为直接的是连一个体面的职业都找不到。现在社会是一个文凭社会，大多数职业都需要出示学历证书，可以说，学历证书就是一个人的职业入门证书。社会上固然存在个别虽然学

历文凭很低但也取得了成功并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地位的案例，但那毕竟属于极端的个案，似乎不能说明什么。莫言本人大概就是这样的极端个案。

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最需要的是丰富的想象力，当然更需要具有独立的个性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同时还需要深刻的生活体验以及具备相当熟练的表达技巧，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能成功。而对我国当下流行的应试教育体制而言，培养这些能力和品质似乎是无力的，从而也是无用的。

其实，不仅文学创作需要如此的品格特质，每一个科学发明创造都需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独立的个性和批判精神，同时还需要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体验并熟练地掌握科学的表达技巧。因为没有科学的表达技巧，任凭你有多大的创造才能或聪明才智也不可能为人知晓；同样，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就很难产生问题意识，也就很难找到突破方向；进而，如果没有批判精神就很容易墨守成规甚至产生思想的惰性。如果没有独立的个性品质，即便是有新的灵感出现，也可能无法坚持，无法变成科学成果。因为没有独立个性的人就没有真正的自信心，就没有顽强的坚守意志；而想象力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一个人如果没有想象力，那么他的思维是呆滞的，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发明创造。

然而，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就是从扼杀想象力开始的，并以独立个性品质泯灭作为教育的结果。因为只有接受那些权威的标准化的知识才能自如地应付考试，才能在竞争中获胜，学习生活自然就变得机械单调，就很难再发展想象力，也就失去批判思考的动力，也很难出现令心灵感动的事件，这样的生活自然就失去了趣味。即使是表达方式的训练也是机械的，因为都是按照模板进行模仿，从而失去了个体主动性的参与，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这样的表达不仅是一个模子的，而且是脱离生活需要的，从而变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東西，无法解决生活需要的任何问题。这种教育就是应试教育的最大的弊端，从而也是一种无用的教育。

这一现实就要求我们反思：什么是教育的真正目标？教育究竟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三、教育究竟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们必须说，社会真正需要的是具有创造性人格的人，这种人必须具有独立的个性品质，不是那种依附性的人格——因为那样的人不可能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必须具有批判精神，而不是那种凡事都唯唯诺诺——因为那样的人无法面对生活复杂问题；必须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而不是那种做任何事情都机械刻板的人——因为那样的人无法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这种人应该具有丰富的生活实践体验，而不是只知道书本知识、心灵苍白的人——因为那样的人缺乏生活激情，也就缺乏创造潜能；这种人应该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仅仅知道鹦鹉学舌——因为那样的人不能提供新鲜经验，从而不能丰富人们的认识。

也许我们的幼儿园教育可以培养出比较理想的人格来，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到升学

的压力摧残。目前中小学教育不可能实施这样的教育，因为升学的高压已经使不可能有剩余精力发挥自由想象了，他们只有按照老师的训练模式来接受灌输式的教育，否则在高度畸形的竞争中就不可能获胜。大学也有可能进行这样创造性的教育，因为大学基本上没有升学压力了，而且大学具有比较宽松的学术氛围，相对而言可以发展学生的个性创造品质了。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我们的升学压力已经延伸到幼儿园，幼儿园很早就开始了知识教育，就会提前把小学知识甚至中学知识灌输给幼儿；每个家长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冲动，所以也在千方百计地挤压孩子的自由玩耍时间，让他们上这样的或那样的所谓兴趣班。家长为了孩子接受早期教育而不惜花费大力气和大价钱，目的就是为了使孩子具有先发优势，所谓“不能输在起点上”就是这个思想的集中反映。对此，谁又有能力制止？也许真的有必要为了保障儿童的玩耍时间而立法，但相信这样的法律很难得到执行，或者说即使执行，执法成本必定非常高而无法持久。

四、为什么大学不能培养创新人才？

在大学期间本来是一个发展个性的大好时机，事实不然，学生在经过长达十余年的考试大战之后已经身心俱疲了，不少人已经对学习不感兴趣了，甚至产生了极度的厌学情绪，但是在各种制度和舆论压力下而不便于发作，他们只好从逃避学习中寻找乐趣，如热心于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和沉溺于网络游戏就是一个很好逃避机会。此外，学生们普遍面临就业压力，为此，也不得不允许学生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各种兼职活动中，无论是有偿性的还是无偿性的兼职活动，因为大家也确实发现，这些活动参与过程确实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能力，特别是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这样就能够改变学生原来对社会的近乎无知的状态。而且大学里的大多数课程仍旧是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从而也很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更难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然对学生的独立人格培养和批判意识养成都是不利的。大学毕业论文本来是一个训练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很好机会，但由于大多数课程学习是非常机械的。如此，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所有的正式机会几乎都丧失了。所以，如果学生仍然具有创造力的话，只能靠学生自学或在参加各种业余活动中发现。这就如同莫言的境遇，即创造性是非教育给予的，是主体对生活主动反思获得的。

因此，莫言获奖给我们最大启示是：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作者简介：王洪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

课题项目：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中美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研究”（项目编号：NCET-09-0679）的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周 鹏

责任校对：云 蒙
